

周文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周 文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常玉莹 编选

華夏出版社

001213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文/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450-2

I. 周…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3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3 印张 315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简 介

周文，四川荣经县人，原名何开荣。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本书收入其小说代表作7篇，包括成名作《雪地》、长篇小说《烟苗季》等，另收入散文2篇。

周文早年参加革命，集革命家和小说家于一身。他的作品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以独特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广泛运用心理描写，闪烁着讽刺的火花。



周文(1907-1952)

本书编者 常玉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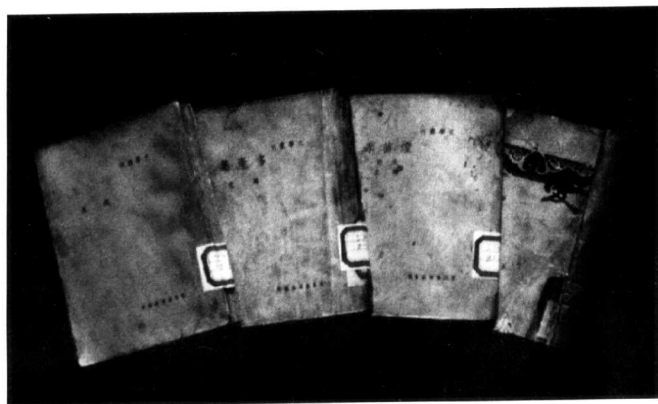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周文

程不悖同。對於此即第一實踐與其文獻上的反映問題。
中批判者等，再以理性認識達到感性認識的見解，提出
所謂補充的意見，其主旨是：「總之承認感性認識到
理性認識的規律，但是到了理性認識之際，並不是永遠
留在理性認識上，還有回復到感性認識的可能，一個又
層上即有了生活實踐中不斷的認識過程，必須回到另外實踐
中去，在另外實踐又需要不斷的認識——包括達到人的作品，假
使作品的技巧，接受技巧的批評等等，只有不斷的實踐，才能不
斷的認識，這個過程的現象上有很複雜的連續，所以合於起人
家的錯覺，其實不是簡單的連續，而是進一步的推移和發展。
以上所引之程，可以看出程不悖之所謂以感性認識到理性
認識，回復到感性認識，是根據社會實踐到另外實踐而



周文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烟苗季	3
雪地	253
分	271
父子之间	317
山坡下	344
红丸	356
爱	363

散 文

第三生命	399
茶包	404
周文小传	411
周文主要著作书目	413

小说

烟 苗 季

第 一 章

—

高大玻璃窗外的太阳偏斜了，透过窗边倒垂的芭蕉叶丛射进零零碎碎的黄光来，直窥着那板壁上挂的一本日历。

中华民国十三年

二
十
月
九

星期二

白胖的圆脸，有着一对阴锐眼睛和两撇浅八字胡的赵军需官，用手指很凶的揭开这一张日历，愤愤的扯它下来，便掉过胖脸来粗声喊道：

“赵得贵！天天叫你记得撕日历！撕日历！你看你又忘啦！哼，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去和别的勤务兵叉麻将！……”

他这宏亮的喊声，震得屋角都起着回响；在他坐的台子旁边，他那围着白纱帐的眠床上，摆成一个大字形，横躺着就睡熟了的陈监印官，也都一惊的睁开他那苍白瘦脸上的眼睛皮，从两条眼缝凸出那模糊的网满红丝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闭拢眼皮，张开死鲑鱼似的嘴，现出两颗黄澄澄的金牙齿尖，“呼——哈”“呼——哈”地又打起鼾来。

穿着灰布军服的赵得贵，蹲在床的斜对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银元箱和煤油箱之间，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几盏红色圆灯坛的美孚灯。他正在一盏一盏地灌进煤油去。忽然听见赵军需官的喊声，吓得拿着油罈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泼在地板上。

“你傻啦！”赵军需官愤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账簿上一拍，就站起来。“你看又把洋油泼满一地！这么不小心！虽是公家的东西，也要晓得爱惜！喂，过来，我问你！”

赵得贵不高兴的嘟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忸怩地用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灰军服的铜钮扣。

“喂，还有一桶洋油哪里去了？”

赵得贵一惊，知道那件事被发觉了，不由得慌乱了一下；但他镇静着，很快掉过脸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这里。”

“不，我不是问你这十箱。我是问你从前那十箱。”

“军需官，你不是看见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爷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问你那十箱。我是问你从那十箱里一点一点匀出来的那一桶。”赵军需官说到这里，嘴唇恶狠狠的张开，两只眼睛却笑着，偏着头，在审察着赵得贵的脸色。

“没有。”赵得贵斩截地回答。“真的没有。”

“哼，说谎！”赵军需官怒怔一对眼珠子。“在我的面前，你还玩什么花头？把手放下来，别弄着钮扣！你来了这样久，还一点规矩都没有！别人看见了，成什么体统！说话的时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要紧，但撒谎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说你卖给恒丰祥家管账先生的那桶洋油！”

赵得贵的脸通红了，红得就像一块火砖。他的两手直直垂着好像没有地方搁似的，一面扭弄着军裤的裤缝，一面答道：

“哪里。没有。”

“你还嘴硬！你卖给那管账的刘先生是多少钱我都知道了！就是叫你到恒丰祥去送洋油来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见高妈没有？”赵军需官的两眼又含着笑了，眼光阴锐的紧盯住他，像要直透进他灵魂里面。

赵得贵的脸更红了，避开赵军需官的眼光，颓丧地垂下头。

“我说给你听。那天恒丰祥请老太太吃饭，高妈跟随去的，她就在柜房碰见你！”赵军需官说到这里，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龙香烟来，含在嘴上，用大指捏开打火机，一点纯青的火就跳起来。他燃了香烟之后，使劲的吸了一口，把一团白色浓烟吹在赵得贵的脸上。他闲适地鉴赏着他脸色的变化。

赵得贵忽然抬起脸来，脸由红转青。

“哦，军需官，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忘了报告了。就是那天军需官叫我去叫的洋油是十二箱，当时老太太说拿两箱送到公馆里去。”

赵军需官的心咚的一跳，赶快瞪他一眼，打断他的话。接着就慌忙射出眼光向前面门口一扫；幸而门口那儿是空荡荡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来的时候，看见陈监印官仍然在床上横躺着，一点也没有动，从死鲈鱼似的嘴里“呼——哈”“呼——哈”地在大声打

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气来。

——哼，这家伙居然要报复我！——他这么想着，便圆睁两眼愤怒了。想拿起手掌来铁铁实实的打他几耳光。但他立刻记起那两箱洋油的事情和这家伙曾经知道的这两箱洋油以外的许多事情，他又才勉强把鼻孔里粗大的呼吸和缓下来，但仍然两眼不瞬的瞪着他的脸。他这样感慨地觉着：

——以为说用自己人作心腹，谁知自己人竟是他妈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迟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当了禁烟委员了！”忽然旁边这么喊了一声。

两个吓一大跳，都赶快严重的把脸旋风似的掉过去，一看，门口那儿空荡荡的，并没有别人进来，就只陈监印官仍然横躺在床上，两眼闭住，咂咂嘴，又大声打起鼾来。但随即鼾声又停止了，咂咂嘴：

“哈哈，不敢当！不敢当！……”

赵军需官和赵得贵都皱着眉头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

“自然自然！”陈监印官又动着他那死鲑鱼似的嘴唇模模糊糊说起来了。“呃。……呃。……这虽然可以弄它几万，但也……不过……呼——哈……呼——哈……哪里哪里……”

赵军需官哈哈笑了起来。

“哈哈！”赵得贵也笑了起来。

赵军需官立刻皱着眉头，鼓起两眼瞪着赵得贵。

赵得贵赶快把嘴闭住了，但还是忍不住：

“嘻嘻！”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把脸沉了下来。

门口忽然黑了一团，随即出现一个头在那儿探一下。

“哪个！”赵军需官大声喊道。

陈监印官忽然停止鼾声，吓得睁开了眼睛。

门口那一个头也进来了，是一个小勤务兵，端正地站在门口：“报告军需官！监印官在这儿没有？有公事请他盖印。”

陈监印官睁大两眼愣了一下，随即坐了起来，看了那小勤务兵一会。

“呵呵！”他恍然地说。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就走。但走不两步，他却又一愣的站住了，向那勤务兵说道：

“你去，我就来！”

随即他就转身到赵军需官面前来了。

“表哥，”他说。“我跑来等你就等睡着了。请你借五十块钱给我。”

赵军需官皱紧眉头：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经支去一半了么？”

“监印官！”那小勤务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盖印的。旅长说，那是清理官产的一件，等着就要发出去的。”

“晓得了！就来！”陈监印官愤愤的瞪他一眼，随即又掉过脸来嘴角含笑地望着赵军需官。

“喏喏，我这算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吗？”

赵军需官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里有钱呀！你晓得。”

“那么你把下个月那一半支给我，好吗？”

“我算给你听：现在各营连的伙饷，上个月的还没有发，征收局拨来的款子也还没有提到，太太前天还叫我送三千块钱去，……你看我们这一个月亏空了这许多，现在就只希望那两笔官产收来救急！这是你也晓得的。好了，你赶快去把那件公事印好发出去吧，我对这正等得急呢！”

“啊呀啊呀，我才向你借几十块钱，你就给我报了这许多！我又不是来查你的账的！”陈监印官有些气愤了。“自然我知道你等

得急！为那官产的事情，那事主陈大兴前天不是提了一包东西到你家里么，你还说你没有钱！”

赵军需官脸红了，立刻带着责备的声音说道：

“表弟！你别胡说八道！”

“我只要你把那下一半支给我。”

“此刻没有现钱呀！”

“那么票子！”

“票子也没有呀！”

“啧啧！唉，你这人，真是！”陈监印官急得脸红筋胀的跳起来了。

“好了好了，”赵军需官赶快陪着笑拍拍他的肩头。“你去把公事办了来再说，好吧？你看你那勤务兵还在等你呢！”

陈监印官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就转身跟那勤务兵出去了。

“嘻嘻！”赵得贵还望着他出去的背影笑了一下。

“有什么好笑！”赵军需官立刻瞪了赵得贵一眼。“哼，一点规矩都没有！去把洋灯通通上好了来再给你说！”

赵得贵嘟着喇叭管似的嘴向满地美孚灯那儿走去；但立刻他又站住，迟疑了一下，就转身走来了。他站在赵军需官的背后，嘴唇先动两动，两手的指头扭弄着胸前的铜钮扣，然后说：

“军需官！我今天遇着我大伯伯，他是听见军需官要放禁烟委员的消息跑来了！”

赵军需官对着面前摊开的一本流水簿子坐着，只微微偏过半面脸来，挺着颈根，楞着两眼听下去。

“他说，给军需官道喜！他送了四块腊肉两只鸡来，我都交给老太太了。大伯伯说，他们这些年因为年成不好，租谷不好收；去年江防军打来的时候，他又很吃了不少的亏；并且去年他的佃户和别的佃户还闹了一次抗租的风潮；……今年有些敷不下去了！他